



# 九曲丧钟

DOROTHY L.  
SAYERS

英国侦探小说女皇  
多萝西·利·塞耶斯系列

群众出版社

王为平 米佳 译

# 九曲丧钟

---

**DOROTHY L.  
SAYERS** 英国侦探小说女皇  
多萝西·利·塞耶斯系列

群 众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九曲丧钟 / (英)塞耶斯著;王卫平,米佳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6.1

(英国侦探小说女皇多萝西·利·塞耶斯系列)

ISBN 7-5014-3607-X

I. 九… II. ①塞… ②王… ③米…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7781 号

## 九曲丧钟

---

著 者: [英] 多萝西·利·塞耶斯

译 者: 王卫平 米 佳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http://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mailto: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21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607-X/I·1530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目录

第一章	感受肯特高音大调变奏	1
第二章	三度和音变奏	61
第三章	斯特德曼的特里普斯短曲	270
第四章	完整的肯特高音大调变奏	329

# 第一章 感受肯特高音大调变奏

(两次排练)

704

在结束之前鸣奏

64352

23456

第八次旁听

在钟乐奏响的过程中要变调鸣奏

结束后

重复一次

——特洛伊特<sup>①</sup>

---

① 著名音乐家托马斯·戴克·特洛伊特(1811—1857)。——译注



# 第一次排练

## 乐钟敲响了

鸣奏钟乐时，要把钟绳握在手里，这总是令初学鸣钟的人感到内心很困惑。钟绳常常打在脸上，还可能会绕在脖子上(这极可能会将鸣钟人意外勒死)。

特洛伊特《关于变奏钟乐》

“陷进去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说。

车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样子显得奇怪而又滑稽。车头深深地扎在沟里，后轱辘在沟边高高地翘着，好像一个动物正在用力箍住地面，在冰雪地里给自己挖一个藏身的地洞。透过疾风中飘飘的雪片，温姆西目睹了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桥上的路很狭窄，桥身拱起来，高高地横架在黑幕笼罩下的水沟上，通向一条同样狭窄的道路，这使桥看上去俨然像一个失明的乞丐踟躇在漆黑的水沟上。当时车在急速穿过桥的时候，受强劲的东风影响，在暴风雪中开得过猛，噌地冲向了沟的一侧，径直栽进了前面的深沟里。在车灯的照射下，防护栏上的长钉子发出冷飕飕的寒光。

广袤的沼泽地被大雪覆盖着，远看就像一张软软的巨



大的毯子。此刻已是下午四点多，明天就是新年了。雪下了整整一天，一眼望去，大地一片苍茫，雪天相连。

“对不起。”温姆西说，“邦特，你看我们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仆人就着手电筒的光线查看着地图，说：“老爷，我想我们在利明赫特就走错了路，要是我没搞错的话，我们现在一定是在东部乡村的圣保罗教堂。”

在他说话的时候，随着风雪声，教堂那低沉的钟声传了过来，这是第一遍钟声。

“感谢上帝。”温姆西说，“有教堂的地方，就有人类文明。我们得步行，别管行李了，可以叫别人来搬行李。哟……真冷啊！我敢打赌，当刺骨的东北风袭来时，金斯利正在屋子里暖暖的火炉旁取暖、吃甜糕呢！如果有甜糕，我自己一个人也没问题。下次再收到东部乡村的盛情邀请，一定要在仲夏，不然的话，就乘坐火车。去教堂的方向是顺风，我喜欢顺风，我们会顺风的。”

他们裹紧身上的大衣，转过头去，迎向寒风冷雪。在他们的左边，水沟笔直得就像一把尺子，在夜幕的笼罩下，像一副黑黑的面孔，脸色阴沉着。沟岸的坡度很大，下面的水流缓缓的、冷冷的。在他们的右边，防护栏断裂倒塌了，七零八落地躺着几棵杨树和柳树。他们踏着积雪和树枝走过去，雪花“沙、沙、沙”地落在他们的眼皮上。在一英里以外的岸边，隐约出现了一座荒凉的风车磨房，孤零零的，那里既没有桥，也没有灯光。

走了半英里的路，他们来到了一个路标前，一条支路



---

向右前方伸展着。邦特打开手电筒照着路标，嘴里念叨着上面的字：东部乡村地区圣保罗教堂。再也没有其他路了，在前方，道路和水沟像两条平行线一样肩并肩地伸向严冬的深处。

“去我们的圣保罗教堂。”温姆西说。他走在前面，沿着这条岔路走去。这时，近处传来了教堂的第三遍钟声。

路上没有遇到一个行人，大约走了几百码的路后，终于在这阴冷、凄凉的大地上第一次看到了人烟：左侧是农场的房顶，离道路有一段距离；右侧是一个小规模的一方型建筑物，像装满方砖的一个箱子，在疾风中吱吱地作响，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维特希弗酒吧。在它的前面，停着一辆破旧的小汽车，从酒吧的第一层和第二层的红色百叶窗上照射出了温暖的灯光。

温姆西走上前去，推了推门。门是关着的，但是没有上锁。他喊了一句：“有人吗？”

一个中年妇女从里面屋子里走了出来。

“我们还没有营业。”她粗鲁地说。

“对不起打扰了，”温姆西问，“我们的车出了事故，你能不能帮我们……？”

“哦，对不起，先生。我刚才以为你们是来捣乱的那帮男人呢！车出了事故，那太糟糕了。进来吧。不过，恐怕我们这里乱得——一团糟——”

“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巴特夫人？”里面传来一个温和而带有学究气的声音。温姆西跟着这个女人走进了店堂，这才看见刚才的说话人原来是一位年长的牧师。





---

“这位先生的车出了事故。”

“哎呀！”牧师说，“偏又遇上这么一个糟糕的天气！我能给您帮什么忙吗？”

温姆西解释说他的车陷进了沟里，需要绳索和拖具把它拖上来。

“哎呀！上帝！”牧师又感叹着，“我料想你们一定是经过蛙桥时出的事。那个地段极其危险，特别是在夜里。我们一定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来开车带你进村子里找人帮忙吧。”

“您心肠真好，先生。”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正续好茶要喝呢！你一定需要喝点热水暖暖身体。你肯定不急于上路吧。我们将很高兴安排你在这里留宿。”

温姆西对他的好意千恩万谢，但是表示不想打扰他们。

“能帮助你们将是我们最大的乐事。”牧师彬彬有礼地说，“我们这里很少有人来。如果你们留下来，那将是对我和我太太的极大的恩典。”

“如果是这样……”温姆西犹豫着。

“那太好了！太好了！”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即使我们今晚把车拖出来，恐怕轮轴也会弯曲的，而只有铁匠才能把轮轴扳直。我们是不是去找个小旅馆住下来，真的很不好意思……”

“亲爱的先生，您千万不要再思量了。不仅是我，特巴特夫人也会很高兴安排你们舒舒服服地住下来的。不过她的丈夫因为感染上了可怕的流感，现在卧病在床。现在



这个地区是流感重灾区，很抱歉告诉你这些，我怕真的不是很方便，对吗，特巴特夫人？”

“哦，先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安排你们才好，那家红牛旅馆仅有一间房间——”

“哦，不用了，”牧师干脆打断她的话，“不用去红牛旅馆，多宁顿夫人的客房客人都住满了。的确，这我不否认。那你们一定来我们教区的住所吧。在我们教区有很多住所——太多了。的确，很多。哦，顺便告诉你，我是维纳布尔斯——本该早点告诉你的。你肯定已经猜到了，我是本教区的教区长。”

“您真是太好了，维纳布尔斯先生，如果您觉得不是很麻烦，我们会非常愉快地接受您的好意的。我叫温姆西，这是我的名片，这位是我的仆人，邦特。”

教区长用手摸索着找眼镜，解开眼镜上的绳子，把它歪架在鼻梁上，以看清温姆西的名片。

“彼得·温姆西勋爵。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耳熟，我听到过这个名字。啊！想起来了！是在《古版书集注释》这本书上看到过。当然了，应该是一部学术风格的专著。啊！与另一个书籍收集者交流一下的确很令人高兴，我自己的图书很有限，不过我有《尼古拉德马斯福音书》的版本，可能你会感兴趣。哎呀！很高兴认识你。上帝保佑，五点钟的钟声敲响了！我们必须出发了，不然我的妻子会责备我的。再见，特巴特夫人，希望你丈夫明天见好。他看上去已经好多了。”

“谢谢您，先生。汤姆每次见到您总是非常高兴，您



一来他就精神特别好。”

“转告他保持好心情!瞧!我又再讲晦气话了。不过他现在已经渡过了危险期。等他恢复得可以饮酒了,我会送给他一小瓶波尔图葡萄酒,是葡萄牙名酒,托克·霍尔德斯华斯08。”教区长补充了一句,又低声对温姆西说,“你知道,连苍蝇都不会伤着的。哎呀!我看我们得走了。很遗憾我的车很破旧,不过还能坐下几个人。我们有很多次参加洗礼命名仪式,都挤得下。哦,特巴特夫人?坐在我旁边好吗?大男人们坐在……天啊!你们有没有行李,是在蛙桥下的车里吧?我会派我的花园工人帮你们去取。行李会很安全的,这里的人都是诚实可信的人,是吧,特巴特夫人?没错!用毛毯盖上你们的腿,对,一定要盖上。不,我不用。我会马上把它启动起来的,我都习惯了。瞧!好了。开两步就冲上路了。坐好了吧,朋友们?好!太棒了!再见,特巴特夫人!”这辆老式车颤微微地启动后,蹒跚着沿着笔直狭窄的道路驶去。他们过了一个小村庄没有多久,突然在他们的右方,在满天飞舞的雪花中,出现了一座高高的灰色建筑物。

“我的天!”温姆西大声叫道,“那是你们的教堂吗?”

“是的,的确是。”教区长说,语气里满是自豪。“你觉得很壮观吧?”

“非常壮观。”温姆西说,“啊!像一个新兴的大教堂,真的无法形容。那么,这个教堂有多大?”

“如果我告诉你,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教区长轻声笑着说,“可以容纳整整三百四十个人,很惊人是不



---

过东部地区的教堂都一样，东英吉利地区以教堂的规模和壮观而闻名。我们仍然自以为在本地区我们的教堂堪称独一无二。它是用修道院的基金建造的，昔日的东圣保罗大教堂曾经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你看它有多高？”

温姆西仰望着这座高塔。

“在黑夜里很难看清，肯定不少于一百三十英尺。”

“猜得不错。确切地说从底部到最高处有一百二十八英尺高，但是它看起来显得更高，这是由于这种嵌有纵式天窗的建筑的屋顶相对较低而造成的视觉上的错觉。没有几座教堂比它高。当然圣彼得曼克罗夫特教堂高些，毕竟是镇级的教堂。而位于考文垂的圣迈克教堂不算塔尖就有一百三十英尺高，不过我敢说从比例美学方面作比较，它比东圣保罗大教堂及其他所有的教堂都更具有和谐的美。等我们转弯时你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了。到了！一到这里我总是按喇叭，这里林立的高墙和浓密的树木看起来令人恐怖。有时我想，为了公众利益，我们应该把院落再往后面一点建造。啊！是否感觉到它的壮观了？很好！看看密密麻麻的通道和层层的天窗。在白天你们会体会更深。这就是教区——就在教堂对面。到门口我总是按喇叭，因为担心附近冒出人来。灌木丛使夜色更浓，更暗了。啊！安全通过了！你们一定很高兴进去暖和暖和、喝点热茶，或者喝点烈性的酒吧！每次到门口我总是按响喇叭，告诉我太太我回来了。我每次吸烟后出去时间长一点，她就很紧张，因为水沟和防护栏就在附近，路的确很不好走。我也不像以前年轻了，恐怕我回来已经迟了些。啊！这是我太



太阿格尼丝。亲爱的，真抱歉我回来晚了。不过我带来了一位客人，他的车出了事故，要在我们这里留宿。小心毛毯！我来吧！恐怕那个车座很狭小，当心你的头别碰着。啊！安然无恙！亲爱的彼得·温姆西勋爵。”

通过打开着的门，在台灯的照射下，维纳布尔斯夫人看上去身材丰满、神态安静，她得体而沉稳地迎接着不速之客。

“我丈夫遇到你们真幸运。出了事故？真希望你们没有受伤！我一直认为这些道路简直就是死亡陷阱。”

“谢谢！”温姆西说，“没有受伤。我们很愚蠢地驶出了车道，就在蛙桥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晦气的地方，幸好你们没有驶进三十英尺深的水沟，快请进来，坐下暖和暖和。你的仆人呢，哦！当然了，埃米莉！把这位先生的仆人带到厨房，让他吃点东西。”

“告诉欣金斯去取车，去蛙桥取行李。”教区长补充了一句，“他会在那里找到彼得勋爵的车的，最好马上去！趁着天气还没有更恶化。埃米莉，告诉他去找维尔德斯宾让他安排把车拖出水沟。”

“明天上午再干吧！”温姆西说。

“没有问题，是明天的头等大事。维尔德斯宾是个铁匠，一个很出色的铁匠，他会把这件事做得很漂亮的！啊！对！进来，进来吧！我们要喝茶，阿格尼丝，亲爱的，你对埃米莉讲清没有，彼得勋爵要在这里过夜。”

“都说好了。”维纳布尔斯夫人安慰他，“西奥多，



我真希望你没有感冒。”

“没有，没有，亲爱的，我穿得很暖和。哎呀！哈哈！我看见什么了？甜糕？”

“我刚才正想着吃甜糕呢！”温姆西说。

“坐下，快坐下，好好吃一顿！你们一定饿极了！我很少碰上这种恶劣天气。你们喜欢威士忌和苏打水吗？”

“我喝茶就可以了。”温姆西回答，“这里一切都是这么好！维纳布尔斯夫人，非常感谢您好心招待我们。”

“能帮助你们我很高兴。”维纳布尔斯夫人开心地笑着。

“的确，我觉得在这样寒冷的冬天没有比沼泽地的路更令人沮丧的了，你们的车出事地点距离村子较近，真是够幸运了。”

“的确如此。”温姆西感激地坐在暖洋洋的客厅里，室内的小桌子镶满了饰品，壁炉的火苗一蹿一蹿地映在绒织的天棚上。银制的茶具在擦得明亮的托盘里闪耀着银光。“感觉很像《尤利西斯》里的情景，仿佛暴风雨过后来到了避风港。”

他感激地咬了一块沾满黄油的小甜糕。

“汤姆·特巴特今天看上去好多了，”教区长说，“不幸的是他现在还卧病在床。但我们还是庆幸他的病情没有恶化。我只希望别再有人被传染上。我想小普拉特一切会很好的，他今天上午鸣奏了两个长长的转调较少的钟乐，都准确无误。他非常热心，顺便提一下，我们应该提醒我们的客人——”



“当然应该了。”维纳布尔斯夫人说道，“我丈夫已邀请你们在这里过夜，彼得勋爵，但是我们应该提醒你们因为距离教堂这么近，你们可能会睡不太好，不过你们大概不会介意教堂的钟声吧！”

“一点都不会在意的。”温姆西说。

“我丈夫非常热衷于组钟鸣奏。”维纳布尔斯夫人接着说，“况且，今晚又是新年除夕。”

教区长很少能等别人说完话，他急切地插话道：“我们希望今晚将是一个真正的盛会。”他说，“或者说，明天上午也行。我们要在这里用本地区最好的组钟鸣奏钟乐来迎接新年，可能你们没有意识到吧？”

“真的吗？”温姆西问，“哦！我相信我听到过东部教堂的钟声。”

“有比我们大的钟，”教区长说，“但是我不知道有哪口钟的钟声有我们的圆润、清脆动听。特别是七号钟，它是最古老的，最低音钟也如此，约翰钟和杰里科钟也很古老。事实上，整套钟正如座右铭上说的那样‘音质悦耳动听’。”

“它是由八口钟组成组钟？”

“是的。如果你有兴趣，我给你看一本由我的前任写的介绍最低音钟全史的小而精美的书。最低音钟保罗是一六一四年在教堂院落旁边的一片田地里铸造而成的。现在你仍然可以看到地里的制造钟的模具用的大坑，而这片地仍被称为‘铸钟地’。”

“这么说你们同样有一个很好的鸣钟团体了。”温姆



西礼貌地试探地问。

“确实很好!他们都非常优秀、热情高涨。哦!我想起来了,刚才我正要说今晚我们已经安排好了由不少于八个人的钟乐手敲响迎新年的钟声呢!”教区长加重了语气说,“不少于一万五千八百四十下肯特高音变奏大调。你觉得怎么样,不错吧?”

“上帝保佑!”温姆西说,“一万五千——”

温姆西快速地做了一个计算,说:“要鸣奏好几个小时啊。”

“九小时。”教区长饶有兴味地说。

“真得有得干!先生。”温姆西说,“啊!和一八几几年的那次学校青年表演的参加人数和规模一样!”

“那是一八八六年。”教区长说,“他们的规模就是我们的目标,而且,倘若没有我的微薄之力,我们教堂也有义务做得像他们一样好,只能由八个钟乐手鸣奏整套组钟。我们原本希望有十二个人鸣奏十二口钟,可不巧的是,他们中的四个最优秀钟乐手都染上这场倒霉的流感,卧病不起了,而东圣斯蒂芬教堂对我们也爱莫能助(虽然他们也有组钟,但是不能与我们的媲美),因为他们没有高音,并且仅仅局限于三种形式的变调鸣奏。”

温姆西摇摇头,开始吃第四块甜糕。“以三种形式变调鸣奏,这真的很令人尊敬,”他严肃地说,“但是每次听到的钟声总是不同的。”

“我也这样认为!”教区长自鸣得意地说,“当最低音钟被列在后面鸣奏时,我们听到的钟乐总是不同的。虽然





我们非常喜欢斯特德曼的钟乐，也鸣奏它，我敢说，钟声非常好听！但是如果把斯特德曼钟列在后面鸣奏，要想听到变换多样的圆润的钟乐，我还是乐意每次听肯特高音变奏的钟乐。”

“对！先生。”温姆西说。

“永远不会有与它媲美的钟乐。”维纳布尔斯先生说，他兴高采烈地高昂着头，挥着手里的甜糕，结果黄油流到了他的手腕上。

“以变调鸣奏为例，我不由地感到它有一个不足：变调鸣奏和独奏后面的钟乐单调而乏味，特别是独奏后面的钟乐，高音和二声鸣奏受限于不规则震荡的乐段的事实……”

教区长正讲在兴头上，门口出现了埃米莉，结果令他很快的，他的关于变调奏鸣的其他高见和发现一下子忘在了脑后。埃米莉的讲话语气里透着一丝不祥。

“先生，詹姆斯·索迪要和您谈点事可以吗？”

“詹姆斯·索迪？”教区长问，“哦，当然，当然可以，让他在书房等我，埃米莉，我马上来。”

走了没多久教区长就回来了。他耷拉着脑袋沉沉地坐在椅子上。“这……”他突然冲动地大叫，“真是无法挽回的灾难！”

“我的天，西奥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威廉·索迪！在新年除夕！可怜的人，我本不该这样只顾想自己，但的确太令人扫兴，扫兴！”

“啊！索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